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吳　沈欽韓撰

衛青霍去病傳

衛媪

索隱云媪婦人老少通稱按廣雅媪謂之妻媪與媪竝兼老少

人奴之生

論衡骨相篇作人奴之道按人奴謂衛媪本主家僮也賛哀梁溪漫志以人奴之爲讀非也

箕之

說文逆而奪取曰篡法言問明篇鴻飛冥冥弋人何篡淮南氾論相與篡之

西至高闕

一統志陰山在吳喇忒旗西北二百四十里高闕塞在陰山西榆林舊志高闕北去大磧凡三百里

遂取河南地

水道提綱黃河正派東北流鄂爾多斯後旗西北境六十里又分二支一南支東流一北支北流八十里又分為二一北與庫庫池東北流會一東南流南北地百餘里間三渠並東流二百六十里經鄂爾多斯後旗北境即古朔方

河南地也最北一派中分復合東至噶扎爾邵山即陰山之南大漢得兒山之西南始折東南流又分而合復分而東南共百三十里至吳嗽旗西之墨爾楚克賀邵山北始折而西南流北派自西來會又西南至几爾哈郎圖南南派亦自西來會三派復合自古稱南河北河二派今則三支分合如織

岸頭侯

明志蒲州河陰縣有古岸頭亭

度西河

通典河水自靈武郡西南今寧夏府是便北流凡千餘里過

九原郡唐豐州今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乃東流自靈武以北漢人謂之西河自九原以東謂之北河榆林志黃河在榆林衛北千里自寧夏橫城堡西折而北逕三受降城南中二城吳喇忒旗西北界東西城歸化城西黃河東岸至廢東勝州西亦在歸化城西折而南入府谷縣屬葭州黃甫川東九里其中謂之河套周迴數千里

榆谿舊塞

元周伯溫扈從詩紀云懷來縣南則榆林驛卽榆谿舊塞按懷來縣今宣化府屬驛在縣東南三十里秦漢時爲內地伯溫誤也水經注上郡諸次山水東逕榆林塞

世又謂之榆林山卽榆溪舊塞也自溪西北悉榆柳之藪緣歷沙陵屆龜茲縣西北故謂廣長榆也元和志榆林關在勝州榆林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秦卻匈奴之處隋開皇三於此置城明爲榆林衛今爲府一統志在鄂爾多斯左右翼界內

絕梓嶺

方輿紀要木根山在廢夏州西北一統志夏州故城在榆林府懷遠縣西梓嶺蓋卽木根山也

破符離

方輿紀要符離塞在豐州河西北明志榆林關西北有

符離塞

捕伏聽者

晉書載記石勒爲伏夜牙門孫子謂之伏姦俗謂之夜不收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疊羅服聽伏作服彼誤

子登

西京雜記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騧馬者乃命其子騧其後改爲登

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

曹操注小不能當大也按陳餘所以不肯餌秦注謬

羅姑比

索隱顏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顏云比頻也按下文再冠軍無容更言頻

攝讋者弗取

司馬法仁本雖遇壯者不拔勿敵荀子議兵服者不禽

過焉支山

寰宇記甘州删丹縣焉支山一名删丹山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方輿紀要山丹衛東南百二十里

臯蘭

廣韻隋文帝置蘭州取臯蘭山爲名九域志蘭州西南九十五里臯蘭縣有臯蘭山然蘭州西北至甘州千餘

里上云過爲支山未審其何以復歷皋蘭也一統志石門山在河州西南水經注云疑即皋蘭小門也然此二說皆非是皋蘭山葢在張掖塞外

折蘭王

師古云折蘭匈奴姓按元和姓纂漢匈奴四姓有蘭氏鮮卑慕容氏臣蘭汗皆不複姓匈奴傳同所據非也

祭天金人

按勾踐鑄金事范蠡楚懷王鑄金象諸侯宋康王鑄諸侯之象及秦鑄金人已見前世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玉篇祅胡神也通典視正五品薩寶

視從七品薩寶府祅正云祅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按既如佛經之言彼所謂天者則自帝釋提洹至四天王皆是武德四年置祅祠及官金人者卽匈奴所祠神非佛也

至祁連山

寰宇記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東西二百里南北一百里明志甘州衞西北有故祁連城西南有祁連山水地記今張掖縣西百里之黎園堡南九十里

觻得

寰宇記甘州張掖縣本漢觻得縣西河舊事云本匈奴觻得王所居一統志觻得故城在甘州府張掖縣西北

右千騎將王

史記千騎將得王此文少得字今讀者不便當從索隱說漢將

軍亦有天幸

燕策蘇代使人謂閔王曰齊不勝于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貍是以天幸自爲功也

調雖

史記作銅離索隱云漢書傳作雕離今此傳作調雖師古云功臣表作稠雖今表作稠雕

武剛車

文選注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明史兵志景泰三年吏部郎中李賢請造武剛車四圍箱板人處其中下穴銃眼上闢小窗環列鎗及長五尺高六尺四寸每車前後占地五步以十兩計一方表四里四四十有大車用芻糧器械輜重咸取給焉騎不得衝射不能貫敵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備邊長策莫善於此帝令亟行 勞堪憲章類編云車牽制難行王目爲鵰鶚車謂其行不得也

車重

曹操孫子注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

守衣裝

封狼居胥山

魏書高車傳後徙鹿渾海太祖度弱洛水西行襲破之

後討其餘種于狼山大破之蓋卽狼居胥也

登臨翰海

一統志本朝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丙辰　駕親征厄

魯特噶爾丹抵克魯倫河此瀚海東北征時御路也

上諭曰朕所經過之處非大瀚海也西之瀚海較此

更潤然觀之亦非平衍之地山阜連綿沙石間雜自出

喀倫未見寸土其沙亦堅硬履之不陷營中軍士鑿井

甚易一人可鑿二三十處有爲之善達者地窪而潤未二尺即及泉有謂之賽爾者山㵎溝逕掘僅尺餘即可及泉有謂之布里度者乃叢草積潦水雖有而佳者少有謂之竅布爾者水流地中以手探之泉即隨出故野騾以蹄抉之而飲風土景況一撫所取地盡碎石下馬偶竚立可射之處亦少草則叢生而土高所以縶絆馬匹又各種野鼠所穿之穴較輿安一帶鼢鼠之穴更深殊覺可厭草名頗多有郁爾呼草牛羊駝馬食之最宜以此稱佳

爲冢象祁連山

元和志霍去病墓在京兆府興平縣東北十九里唐書李靖傳詔墳塋制度依衛霍故事築闕象突厥內鐵山吐谷渾內積石山形以旌殊績

起冢象廬山

長安志衛青墓在興平縣東北十五里何焯曰廬山當在廬山楊雄傳注孟康曰單于南庭山也按唐書貞觀二十一年以迴紇思結部置盧山都督府方輿紀要寘顏山亦名盧山

最

何休公羊傳注最聚也若今聚民爲投最 莊子德充符音義最聚也

此總聚擊匈奴之數與樊酈傳云最者小異

築受降城

明志甘州衛東北有古受降城

至余吾

方輿紀要余吾水在廢夏州北塞外

何與招士

褚少孫田仁傳云任安曰將軍尙不知人何乃家監有

詔募擇衞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少

府趙禹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衞將軍見此二

人貧意不平推此言之靑實不知人史言其謙遜猶託

語耳

董仲舒傳

廣川人也

方輿紀要廣川城在冀州棗強縣東北十八里繁露五行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則仲舒爲廣川溫城人也地理志無其縣攷水經注桑林舊溝又東逕修市縣故城北王莽更曰居寧俗謂之溫城非也地理風俗記曰修縣西北二十里有修市城故縣也按修市縣屬渤海郡以俗稱溫城證之則修市縣卽溫城所改其後割屬渤海耳於明爲景州州西北有修市故縣

三年不窺園

論衡儒增篇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潛夫論讚言篇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終年不出戶庭

按御覽六百四十一引漢書曰十年不窺園圃乘馬三年不知牝牡殆誤也八百四十引作鄒子曰云云攷劉知幾史通敘事篇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亦以爲班馬二史則傳說之誤久矣

陵夷至乎桀紂之行

言周道陵夷世主之行類桀紂故下文五百年之閒

用先王之樂

墨翟三辨武王事成功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名曰象

不能粹美

繁露實性篇性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爲善也

管子任法篇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惟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

唯冶者之所鑄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

文子上德篇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尙陽道則萬物昌尙陰道則天下亡

一元之意

重政篇惟聖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繫之元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又玉英篇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

迺可鼓也

淮南氾論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亦見文子上義篇

結綱

文子上德篇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

舜遊巖郎

說苑君道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韓非內儲

夷射醉甚而出倚于郎門又說疑郎中日閭道于郎門之外廣雅廊舍也郎同廊

見素王之文

家語太史子餘之言也春秋演孔圖麟出周亡改作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論衡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鶡冠子王鈇篇素王內帝之法莊子天道玄聖素王之道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乃九主之事索隱曰其道則素故稱素主

達巷黨人

孟康云項橐本秦策甘羅之言蓋師說相傳以爲達巷黨人天中記引圖經云橐魯人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

之號小兒神一統志蓬巷在兗州府滋陽西北五里

曾子曰

語見大戴曾子疾病篇師古云曾子之書殆不曉其出

而望文爲解

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

語本荀子性惡篇驗彼作節

寖明寖昌之道

說苑敬愼篇大功之效在于用賢積道寖章寖明衰滅

之過在于得意而怠浸蹇浸亡蹇當作騫損也

然後知仁誼

呂覽有度篇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

予之齒者去其角

見大戴易本命篇又呂覽博志篇有角者無上齒

而爲庶人行者

新語懷慮篇據土子明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也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

泄庸

吳語作舌庸

少橐未上

張懷瓘書斷引如淳注與師古語同又引姚察曰草猶

麗也麗書爲本曰稾按史記屈原列傳屈平屬草稾未

定

呂步舒

鹽鐵論孝養篇呂步舒弄口而見戮

繁露

西京雜記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司馬相如傳

學擊劍

學擊刺之法莊子說劍日夜相擊于前吳越春秋越處

女曰竊好擊之師古謂遥擊而中非斬刺也此等謬說

不知何來

武騎常侍

其官與李廣李蔡同亦郎中被選者耳云秩六百石謬

奏琴

廣雅奏進也

琴心文選琴賦注列仙傳涓子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甚都

淮南詮言始于都者常卒于鄙新書匈奴篇駕四牡載綠蓋從數騎御參乘雖單于之出入不輕都此矣

文君久之不樂

西京雜記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于城都賣酒

當盧

莊子大宗師音義崔云盧謂之瓮與臣瓚注同按世說新語傷逝王濬冲經黃公酒壚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爲墮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于此壚據彼文則盧非瓮也又任誕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

酤酒語本此

犢鼻褌

吳越春秋越王服犢鼻著樵頭（樵蓋綃之誤）方言無褌袴謂之褌郭云袴無踦者即今犢鼻褌褌亦襱字異耳廣雅松襣幝也

令尚書給筆札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成

割鮮染輪

呂覽當務篇具染而已注染鹽豉也特牲饋食禮注換

醢者染于醢少牢曰取肝擩于鹽

丹青赭堊

中山經葱聾之山多白堊黑青黃堊郭云言有雜色堊

也

雌黃白坿

索隱白坿出魯陽山正義藥對曰雌黃出武都山谷按

吳氏本草經雄黃產山之陽然則雌黃生山之陰也

玫瑰昆吾

西京雜記武帝得天馬以玫瑰石為鞍則非火齊珠也

上云其石則昆吾非金司馬彪云琨珸石之次玉者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多琨珸石鍊之成鐵以作劒光明如水精元和志鐵石山在雋州臺登縣東三十里有砮石火鍊成鐵極剛利是此類也

碝石武夫

中山經扶豬之山多碝石郭注與張揖同海內經鹽長國有武夫之丘郭云此山出美石

諸柘

稽含南方草木狀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笮取其汁曝數日成飴

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密

葴折苞荔

釋草葴寒漿注今酸漿草蜀本草酸漿卽苦葴根如菹芹白色絕苦又云葴馬藍注今大葉冬藍然則二物同名也

觚盧

史記正作菰蘆顔乃改作觚盧設爲鬼黠可恨

梬栗

西京雜記上林苑有梬棗爾雅翼梬今之㮕棗結實似柹人謂丁香柹李時珍本草司馬光名苑云君遷子似

馬奶即今牛奶柿君遷即梬棗

騰遠射干

廣東新語騰豻生高要西七十五里騰豻嶺狀類沐猴頭正方髮長丈許覆其面欲有所視輒搖頭以兩手披之一名騰豻上樹甚捷故以名即騰遠也射干蓋佛書所謂野干也翻譯名義悉伽羅此云野干似狐而小形色青黃如狗羣行夜鳴如狼廣志云巢于絕巖高木也

蝭蜓

郭璞云似貍長百尋百尋過長郭不爲此誕言也釋獸貙獌似貍彼注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豻說文獌狼

屬謝靈運山居賦注玃似獾而長猨之屬一曰貜廣韻玃貜長八尺葢猨類長八尺者已爲大矣百尋乃八尺之誤

干將之雄戟

越絕記寶劒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作鐵劒吳越春秋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張揖謂韓王劒師乃無稽語方言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注今戟中有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程瑤田戈戟攷今戟刺在內之後正名符觚

絕乎心繫

毛傳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土殺正義貫心死疾

肉最潔美

縞

廣雅鮮支縠絹也紈綷素也絅縞練也縞非絹又非素

也師古注混三為一

扶輿猗靡

淮南修務訓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倚邪

其物狀模蘇正與此同注皆謬史記郭注引淮南作扶

與倚委

繆繞玉綏

如師古注則綏字當爲緌天官夏采注綏當作緌字之誤也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明堂位雜記注並同）段玉裁周禮漢讀考曰緌者下垂之意故系於冠纓爲飾者謂之緌旌旗之旄亦謂之緌

按士冠禮注緌纓飾左傳子玉爲瓊弁玉纓廣韻緌五色絲飾鑷鑷子續志華勝上爲鳳皇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鑷釵類

勺藥之和具

按此當如文穎晉灼之說文選注李善曰晉氏之說以

芍藥爲調和之意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爲得按韓文公集鄆城聯句云五鼎調勺藥注云勺藥字子虛賦及文選凡四見皆音酌畧姚令威曰後語有仍祈卻老藥此當異讀或作芍藥集韻芍藥調和五味也今考集韻十八藥以藥爲部首而下凡兩出一式灼切云藥熟兒一力灼切勺藥調味也以韓證之則當從善說而世閒混爲一音皆緣顏師古俗說而誤論衡譴告篇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以此證勺藥爲調和之義阿顏又何說之能爲全唐文蕭鄴嶺南節度使韋正貫神道碑云拜京兆尹京師稱

難治公能勺藥其閒安然無一事則見唐人文辭猶能
依據古訓不惑俗說自宋元以來師古之庸妄乃隨俗
學而鴟張耳
脟割
呂覽察今篇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莊子在宥臠卷
獊囊劉向九歎作脟圈是臠脟同字
觀乎成山
方輿紀要成山在登州府文登縣東北百五十里海濱
斗入海中
浮勃澥

禹貢逆河所渝也詳溝洫志索隱曰齊都賦云海旁曰勃斷水曰𤀹

青丘

淮南本經訓羿繳大風于青丘之澤又海外東經有青丘國方輿紀要青丘在青州府樂安縣北相傳齊景公嘗畋於此

丹水更其南

南山經丹穴之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勃海按上文蒼梧西極方夸廣員不得以上洛之丹水當之宋玉賦丹水涌其左

紫淵徑其北

正義山海經云紫淵水出根耆之山西流注河文穎所云按水經注蒲水又南合紫川水水東北出紫川谷寰宇記紫川水源出隰州縣東與黃櫨山相近宜非此也洞冥記以爲紫海又寰宇記云丹水在上林南紫泉在上林北又幽州下有紫淵水幽都記云紫水其泥亦紫

酆鎬潦

長安志豐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里終南山豐谷其源闊十五步其下闊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終縣界由馬坊村入咸陽縣西十一里流至宋村入渭鎬水

出長安縣西北十八里鎬池澇水在鄠縣西二里李善注文選曰潦水卽澇水也滈水在長安縣南一十里自萬年縣界流入長安國張禮遊城南記注滈水今不至皇子陂水經注沈水上承皇子陂于樊川由瓜州村附神禾塬上穿申店而其原愈高鑿原而通深至八九十尺俗謂之坑河是也

椒丘

離騷馳椒丘且焉止息王逸曰土高四墮曰椒丘按三國志華歆傳注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水經注贛水又逕椒丘城下建安四年孫策所築也

寰宇記椒邱城在洪州北水路屈曲一百四十八里按
雷次宗豫章記曰孫策破劉勳于尋陽欲謀取豫章太
守華歆所築也則椒邱有其地矣

桂林

南山經西海之上多桂又海內南經桂林八郡在賁隅
東

䱜䱹

御覽九百三十六 魏武四時食制曰䱜䱹一名黃魚大數百
斤骨軟可食出江陽犍爲邵晉涵爾雅正義今呼爲鱘

鰉魚

漸離

史記作螹離說文有螹離西山經英鞮山涴水出焉多冉遺之魚身蛇首六足與螹離聲同

䱵鮥

鮥史記作鱅東山經旄山多鱃魚本草拾遺以爲即鱅魚李時珍曰此魚中之下品葢魚之庸常以供羞食者又東山經食水中多鱅鱅之魚其狀如犂牛其音如彘鳴葢即下文禺禺也通雅鮥如鰱而黑則鱮類也

鰒魠

廣雅大鰈謂之鰒注郭璞云魠䲸也一名黃頰按中山

經番條之山減水中多鱤彼注云一名黃頰東山經亦作鱤魚玉篇鱤黃魚也李時珍曰鱤生江湖中體如鯮而腹平頭似鯇而口大頰似鮎而色黃鱗似鱒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啖魚最毒池中有此不當畜魚亦名鮨魚異苑云諸魚欲產鮨以頭衝其腹世謂之家魚生母

禺禺魼鰨

王會解揚州禺禺徐廣曰牛魚也詳上文爾雅比目魚謂之鰈玉篇魼亦作鰈嶺表錄異比目魚南人謂之鞋底魚江淮謂之拖沙魚鰨廣雅作魶鯢也玉篇魶魚似鱉無甲廣雅作鰨與郭解同蓋一物也山海經作鮨又作鰟說文鰟大鮎也

明月珠子

左思吳都賦濯明月于漣漪注云濯光珠于麗水又郭璞江賦王珧海月注臨海水土物志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嶺表錄異海鏡廣人呼爲高葉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小蟹子其小如黃豆而螯足具則備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則明月乃海月也珠子謂蚌也江賦瓊蚌晞曜以瑩珠

水玉

南山經堂庭之山多水玉

庸渠

西山經松果山有鳥曰螐渠其狀如山鷄黑身赤足郭

云鴮音彤弓之彤卽此鷛渠也與爾雅卽鶬名雝渠者異物按今太湖邊有水鳥黑色如鷄者土人呼爲樟鷄

鵁盧

爾雅鷀頭鵁郭云似鳧腳近尾畧不能行江東謂之魚鵁御覽引孫炎云烏鵁也玉篇頭鵁爲水鳥而不利于行御覽九百二十五異物志鸕鷀不生卵而孕雛于池閒又吐身多者八九少者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水鳥而巢高樹之上或在窟穴之閒

布結縷

一切經音義孫炎云三輔曰結縷今關西饒之俗名句

蘻草顏注蘻爾雅郭注中山經大夫之山其草多鷄鼓

攢戾莎

徐廣云草可染紫爾雅藐茈草郭云可以染紫一名茈䓞者今之紫草非也爾雅菉王芻注菉蓐也今呼鴟腳莎又爾雅翼云莎莖葉都似三稜根若附子而多毛謂之香附子一名雀頭香合和香用之陶隱居以爲古人詩多用之而無識者河中府有緑莎廳景元獻公𢈔莎記曰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拔心隕葉弗之絕也賦以體物云攢戾莎即蔓布庭階非茈草矣

揭車

本草拾遺揭車味辛生彭城高數尺白花

茈薑

農桑輯桑雀實曰九月藏茈薑生薑謂之茈薑

蘘荷

爾雅翼葉似初生甘蔗根似薑芽其葉冬苦其根爲葅亦可醬有白有赤今人乃呼赤者爲蘘荷白者爲覆葅食之赤者勝藥用白者中蠱者服其汁并外其葉即呼蠱主姓名亦主諸溪毒沙蝨輩人家種之辟蛇御覽九百八十

葛洪方曰人得蠱取蘘荷葉著臥席下不使知立呼蠱名又見干寶搜神記

葴持若蓀

爾雅翼杜若苗如山薑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荳蔻集韻蓀亦作荃楚詞補注陶隱居云東間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正如蒲無脊羅願便以爲菖蒲非也

鮮支

非梔子也卽燕支耳崔豹古今注燕支葉似薊花如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爲面色謂爲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爲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自爲紅藍爾爾雅翼或只謂之紅花大抵三月初種花出時日日乘涼摘取之五月種晚花七月中摘深花鮮明耐久不黦勝于春種者花生時但作黃色茸茸然故又名黃藍

杵碓水淘絞去黃汁更擣以清酸粟漿淘之絞如初卽收取染紅然後更擣而暴之染紅色極鮮明又於海虞衡志臙脂水色如臙脂出融州桂林屬縣亦有之

黃礫

礫乃莨之訛說文莨草也可以染留黃廣雅莨茈莨茈草也百官表注晉灼曰盭草出瑯琊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地官掌染草注紫䓍皆一物云染綠染紫者不若說文之核也師古所云黃屑木陳藏器本草云從西南來者並作屑染黃用之樹如檀非草類也

芧

齊物論狙公賦芧音義司馬曰橡子也邵晉涵爾雅正義櫟實卽阜斗一名爲橡按後書李恂傳注橡櫟實也

角端

史記作觻郭璞云李陵嘗以角端弓十張遺蘇武是何角端之多耶宋書符瑞志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明聖在外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

按元史太祖十九年帝至東印度角端見班師耶律楚材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卽日班師

蛩蛩

海外北經北海內有素獸狀如馬名曰蛩蛩穆天子傳邛邛距虛日走五百里

象輿

楚辭惜誓飛太一之象輿韓非十過黃帝合鬼神于泰

山之上駕象車

靈圉

淮南俶眞訓眞人騎蜚廉而從敦圄注云敦圄似虎而

小一曰仙人名按以似虎者爲是柷敔之字作敔亦爲

伏虎形西山經陸吾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司

天之九部及帝之囿蓋卽此靈敔

磐石裖崖

集韻裖同袗說文玄服于義非也字當爲㡿廣韻十九

臻

引呂氏春秋注殷殷動而喜貌文選注四十六呂氏春秋曰舜爲天子輙輙啟啟莫不戴悅今呂覽愼人篇作振振殷殷集韻啟啟喜而動皃一曰擊也詳此則啟崖者聲之殷甚也不當爲裖集韻十六軫珍以石致川之廉也字又作砏與此李奇語合

扁采

韓詩外傳四良玉度尺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御覽八百四璑三采玉也

盧橘

呂覽本味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注應邵所引伊

尹書當是此也青鳥青馬海外東經互見淮南地形訓作青馬說文䲨字下引爲青鳧說文作櫨與應劭引同亦不名其何物爾雅翼張勃吳錄以爲建安郡中有橘各月于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卽相如所云盧橘盧黑色也按其所引見齊民要術彼云蓋近于是非眞以爲上林盧橘也又魏王花木志云蜀之成都臨邛江源諸處有給客橙一名盧橘夏冬花實常相繼李時珍本草遂以此爲盧橘然魏云盧橘夏熟而金橘僅著花于夏不得云夏熟也按齊民要術裴淵廣州記曰羅浮山有橘夏熟實大如李剝皮噉則酢合食極甘又有壺橘形色都是甘但皮厚起臭味亦劣又云盧橘皮厚氣色大如甘正月至二月漸變爲青至夏熟味亦不異冬時土人呼爲盧橘其

類有七八種不如吳會橘然則相如所云盧橘矣六朝古書明著如此自來都不曉援據何耶御覽九百六十六異物志交趾有橘官置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

黃甘

御覽九百六十六 晉令曰閩中縣守黃甘吏一人古今注甘實形如石榴者謂之壺甘按此即廣州記所云壺橘也

橙椽

嶺表錄異枸櫞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故人重之愛其香氣京輦豪貴家飣盤筵憐其遠方異果肉甚厚白如蘿蔔南中女工競取其肉雕鏤花鳥浸之蜂蜜點以

膱脂擅其妙巧亦不讓湘中人鏤木瓜也按香橼即椂也

枇杷橪柹

西京雜記上林苑枇杷十株索隱說文曰橪酸小棗也淮南子云橪棗以爲矜按爾雅邊要棗注云子細腰今謂之鹿盧棗橪音煙與邊聲近

亭奈

西京雜記上林苑椁十株索隱云司馬彪曰上黨謂之椁奈御覽九百七十四 曹昆魏都賦果則谷㮋山椁廣雅樝椁梨也

厚朴

蘇頌本草圖經廣雅謂之重皮春生葉如槲葉四季不凋紅花而青實皮極鱗皺而厚

隱夫

此聲之異也說文棆毋杶也隱夫即棆毋釋木作棆無疵廣雅作枇蓋又爲杶之誤說文檕傳杶木如樗中車輮實不堪食杶又作椿

櫟𣗥

詩山有苞櫟草木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榝之屬也璣以爲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

按應劭謂采木又集于芑栩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按應劭云采木卽是皁斗之櫟而師古强改木蓼了無可憑也中山經前山其木多櫧爾雅翼櫧似柃葉冬不落政和證類本草櫧子小于橡子味苦澀止洩利皮樹如栗冬月不凋生江南陳藏器本草蓼出山南鳳州樹高如冬青不凋

華楓

華當作樺玉篇樺木皮可以爲燭爾雅樺木似山桃鉢室章國用樺皮蓋屋又隋大葉中汾州起汾陽宮宮南

外苧林率是大樺木高百餘尺從行文武皆剝取皮覆菴舍取脂燒辟鬼一統志樺似山桃皮有紫黑花可裹弓及鞍韂諸物奉天府諸山中最多今吉林烏喇有樺皮屯設丁壯采其皮進御爾雅楓欇欇說文楓木厚葉弱枝善搖一名欇又欇木葉搖白也徐鍇云木遇風而翻見葉背背多白故曰搖白也楓木一名欇欇義出于此廣韻孫炎云欇欇生江上有奇生枝高三四尺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泥之卽雨則楓欇又稍異徐鍇云今人謂其土瘤爲欇讘遇風雨則長或三四尺亦曰楓人

雷落

爾雅注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趾吳都賦

作栖劉逵注與郭同南方草木狀劉樹子大如李實三月花包仍連著實七八月熟其色黃其味酢煮藏之仍甘好晋與劉同郭云落櫰見爾雅詩大東無浸穫薪陸璣云今梛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為絙索餪帶材可為栝器

胥邪

即椰子樹吳都賦注椰樹似檳榔無枝條高十餘尋葉在其末實大如瓠纍在樹頭如挂物也膚裏有汁升餘淸如水美如蜜核作飲器嶺表錄異砂磨去其皺皮其斕斑錦文以白金塗之以為水罐子珍奇可愛

仁頻

御覽九百七十一 李當之藥錄曰檳榔一名賓門秘合南方草木狀言交廣人凡貴勝族客必先呈此果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一統志檳榔一名仁頻

并閭

御覽九百五十九 說文曰椶一名蒲葵晉令曰其夷民守護椶皮者一身不輸

枰櫨

玉篇枰仲木名吳都賦平仲君遷劉城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索隱曰亦云火㯿木一云玉精食其子得爲神

仙也李時珍曰未知即今銀杏果否說文櫨字一以爲甘櫨夏熟一曰有宅櫨木出宏農山崔豹古今注以櫨木爲無患木按師古所云黃櫨木者陳藏器本草云生商洛山谷葉圓本黃可染黃色其無患木本草拾遺謂之桓木今之菩提子也李時珍曰樹甚高本枝葉皆如椿特其葉對生五六月開白花結實大如彈丸狀如銀杏及苦楝子實中一核似皁莢子正圓如珠山海經云袟周之山其木多桓郭云葉似栁皮黃不錯子似楝著酒飲之辟惡氣浣之去垢核堅正黑即此也

欃檀

通雅聖賢塚墓記曰孔子塋中有五味毚檀之屬毚檀白檀也

木蘭

爾雅翼木蘭葉似長生冬夏榮常以冬華其實如小柿皮如桂而香生零陵山谷及泰山狀如楠樹高數仞楚詞王逸云木蘭去皮不死洛陽宮殿簿顯陽殿前有之

女貞

李時珍本草女貞木一名冬青女貞葉長四五寸子黑色冬青葉微圓子紅色爲異今人不知女貞但呼爲蠟樹立夏前後取蠟蟲之種子裹置枝上半月其蟲化出延緣枝上造成白蠟民間大獲其利

癸甑

淮南招隱士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說文發以足蹋夷草也字當爲茷說文茷草葉多也注師古曰史記文選並作郭璞書中如此者甚多師古時時攘取之不以爲羞也

紛溶萷蔘

九辯萷櫹椮之可哀王逸云菨獨立也考工記注引作紛容掣參

飛蠝

北山經天池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名曰飛鼠

蛭蜩

大荒北經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疑非此也爾雅以蛭為水蟲說文以蛭為蟣子並于此不類 索隱云神異經西方深山有獸毛色如猴能緣高木其名為蜩按今本作綢 按阮籍詠懷詩周周尚銜羽韓非說林鳥有周周銜羽而飲韓詩外傳北方有獸名曰婁云云則一以為獸也與蜩同

獑胡穀蜿

詩角弓陸機疏云猱獼猴老者為玃長臂者為猨猨之白腰者為獑胡獑胡猨駿疾于獼猴穀曰狐子見爾雅按說文犬部穀犬屬腰已上黃腰已下黑食母猴或曰如牂羊出蜀北囂山中犬首而馬尾作穀蓋字之訛也

中山經卽公之山有獸狀如貙而白身赤首名曰蚖一

統志敘州府出狨皮煖坐寰宇記郡國志云僰道有獸

名獑猢似猿騰如迅鳥之飛取此皮爲狐白之用盈百

方成亦謂之猓𤢊

前皮軒

續漢志注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爲軒宋史輿服志皮軒

車漢前驅車也冒以虎皮爲軒取曲禮前有士師則載

虎皮之義赤質曲壁上有柱貫五輪相重畫虎文駕四

馬參按前後並云虎皮師古妄人云非虎皮

足㙺羊

郭注爾雅云羱羊似吴羊而大角角橢出西方李時珍曰山羊有二種一種有大角盤環肉至百斤者一種角細說文謂之莧羊音桓陸氏云羱羊狀如驢而羣行其角署天塵露在上生草戴行故代都賦云羱羊養草以

盤桓

跨墢馬

李時珍曰郭璞云出塞外今西夏甘肅及遼東山中亦有之取其皮爲裘食其肉云如家馬肉但落地不沾沙耳新唐書地理志涼州貢野馬皮陝甘通志野馬皮可爲裘

蝦蛤

廣雅東方有魚焉如鯉六尺鳥尾其名曰鮐又爾雅注

關西呼鰕䰾曰鰕䰾未詳是此否

游梟

李善云高誘淮南子注梟羊山精也按淮南氾論山出

嘄陽與罔象畢方並言是爲怪物又非狒狒一名梟羊

者也神異經西方深山中有人身長尺餘袒身捕蝦蟹

性不畏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

盜人鹽以食蝦蟹名曰山猍其音自叫人嘗以竹著火

中爆烞而出猍皆驚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

化亦鬼魅之類他書所載山都木客皆類此

蜚遽

釋獸豦迅頸郭云今建平山中有豦大如狗似獮猴能舉石擿人貜類也說文引司馬相如說以豦爲封豕之屬高誘淮南注以梟羊似遽類按此西山經崇吾山有獸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名曰舉父者也張揖言蜚遽神獸者北山經馬成之山有獸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名曰天馬吳任臣按韻寶云飛處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在天爲勾陳在地爲天馬卽其獸也又王褒九懷飛駏兮步傍王逸云駏驢奮飛承轂輪也

立萬石之虡

齊王左右曰大王建千石鍾萬石虡舊唐書樂志漢儀云高廟撞千石之鐘十枚郎上林賦所謂也鐘當十二而此十枚未識其義通考云其容受千石撞之聲聞百里

長眉連娟微睇緜藐

宋玉舞賦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橫波又招魂靡顏膩理遺視矊

悲伐檀

宋玉笛賦歌伐檀號孤子

而圄居九百

新序刺奢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曰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址謂此類也

略通夜郎棘中

華陽國志武帝開南中令蜀通棘青衣道棘道令通之費功無成使者唐蒙以道不通執令將斬之令嘆曰忝官益上恨不見成都市蒙即令送成都市而殺之蒙乃斬石通閣道世為諺曰思都郵斬令頭

發軍興制

即上文用軍興法也漢律乏興者斬唐擅興律諸擅發兵千人絞師古弄文作兩讀非也

居列東第

初學記二十四　魏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

隋志梁制封公侯者境內稱曰第下自稱寡人蓋以此蜀都賦亦有甲第當衢向術西京賦北闕甲第當道直啟夏侯嬰高后德之賜北第第一蓋甲第又以北第爲尊也

謚爲至愚

王子淵洞簫賦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注謚者號也呂不韋傳謚爲帝太后與此同顏解非

檄到亟下縣道

按此即露布也封氏聞見記露布謂不封檢露而宣布

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羽是也宋史輿服志又有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紅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郵置之最速遞也

縣令負弩矢先驅

史記信陵君傳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索隱韊音蘭以盛矢如今之胡盝而短按胡盝侍衛者所執按古今注兩漢京兆河南尹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闞者亦射之魏晉設角弓而不用也按此負弩矢先驅之用也宋史儀衛志諸品官鹵簿亦有櫜弩云櫜弩漢京尹司隸前驅持弓

以射窺者宋制每弩加箭二有軟晝雲氣弓箭同爈弩

邛莋冉駹斯榆之君

邛今四川寧遠府地莋今雅州府淸溪縣唐置黎州斯榆今雅州府天全州漢置徙縣音斯蜀志作斯都晉曰徙陽冉駹今茂州

固非觀者之所覯也

高誘淮南原道注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關沬若

方輿紀要大度河出雅州西北生羌界一名沬水流經雅州蘆山縣北又西南流經黎州所西折而東南經建

昌行都司越巂衛北境東流入嘉定州歷峩眉縣南至州城東南越大江瀘水出黎州所西徼外其源曰若水下流曰瀘水流經建昌行都司南又南經會川衛西而入金沙江一統志鴉龍江在西藏裏塘城東二百四十里至四川打箭爐占對安撫司西名鴉龍江又三百餘里至四川鹽井衛名打沖河折東流一百五十餘里又折而南流二百餘里會金沙江卽古若水一名瀘水又云靑衣江上源出自天全州北界木枰司地有四水會流東南至廬山縣南卽水經之沫水

鏤靈山

元和志靈關鎮在雅州盧山縣西北六十里車靈山在下有峽口似濶三丈長二百步

粱孫原

一統志孫水自寧遠府冕寧縣北發源南流經縣東又南經西昌縣西又南經會理州西合若水一名長河又名安寧河至迷易所西南合打沖河元和志笮橋在翼州衛山縣北三十七里以竹笮爲索架北江水又長江水本名孫水出巂州臺登縣西北胡淚山下司馬相如橋孫水以通邛笮即此水也

消渴病

素問陰陽別論二陽結謂之消三陽結謂之隔又奇病

論脾癉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馬蒔注胃中熱盛津液枯涸水穀即消謂之曰消有上消中消下消劉河間曰飲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蓋指上消而言

駭不存之地

荀子哀公篇顏淵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韓策禽困覆車

銜橜之變

鶡冠子道端篇鉤繩相布銜橜相制莊子人閒世鈌銜

毀首又馬蹄篇前有橛飾之患崔云銜也

坐不垂堂

論衡四諱篇毋存屋檐而坐恐瓦墜擊人首也

智者避危于無形

文選注三十九 引爲太公金匱

臨曲江之隑州兮

康駢劇談錄曲江池本秦世隑州開元中疏鑿遂勝境

按楊雄方言隑陭也郭云江南人呼梯爲隑所以隑物而登者也按隑企之義是由下仰高郭說是也師古謬解

列仙之儒

師古妄説非也戰國以來儒墨並稱未有以巖穴人爲儒也方言儒輸愚也郭云猶儒撰也書爲選偄字同非此義史記儒字作傳索隱云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閒小須及劉氏並作儒非 按晏子外篇襲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一本作儒者無其外是傳儒以形近易譌也

奏大人賦

西京雜記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以獻之賜錦四匹

垂旬始曳彗星

楚詞遠遊造旬始而觀清都又擥彗星以爲旍

踏以般路兮

釋詁般至也方言同般宋語也郭云般古屆字故注爾雅依方言云宋曰屆索隱引孫炎云般古屆字張揖作廣雅當依雅訓今云䏌至也䏌當爲般之誤師古引張揖作般舊也般音屆是不知般屆古今字無須音其義又訛舛至爾雅釋文引顧野王般音子公反益非

黔雷

遠遊作黔嬴注云造化之神問以得失按嬴或爲羸故

轉雷

舞馮夷

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玉女

神異經九府玉童玉女與天地同休息男女無爲匹配而仙道自成

西王母

西山經西王母司天之厲及五殘郭云主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葢西方主殺蓐收名刑神又郭懿以爾雅四荒有西王母故引穆天子傳紀年三朝記諸書證爲西方之國然考經所稱則自有神人在其處同蒙西王母之名耳韓詩外傳五新序五荀子大略並云禹學于西

王國楊倞云西羌之聖人

三足烏

西山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此云三足烏蓋誤

家居茂陵

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自絕相如乃止又云長卿素有消渴疾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

昆蟲闓懌

按闓懌者啟蟄向明之意釋言愷悌發也詩齊子豈弟箋云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尙書以弟爲圛圛明也宋世

家集解鄭注云圛者赤色而光明此文借懌爲圛史記訛爲澤文選注韋昭音澤爲驛則相如本文作圛明矣後人傳寫誤澤耳圛洪範僞古文正作驛

導一莖六穗

說文引導作䆃尚書大傳成王之時有二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楚詞大招五穀六仞王逸云其穗長六仞則海內經之木禾五尋也云六穗未聞

以登介丘

冊府元龜封禪三十五 貞觀十一年封禪議曰請介丘山圓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高宗乾封元年帝登

于泰山玉牒于介丘按此則介丘本山名服虔注非

詩大澤之博

按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特牲禮詩懷之注云詩猶承也孔穎達正義詩有三訓持也承也志也呂氏愼大覽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注詩志也此詩大澤之博正以承爲訓孟康注謬

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

周書程典解於安思危於始思終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菑川薛人

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弘書云次卿足下則弘字次

卿而史失之又薛縣屬魯國故城在兖州府滕縣東南四十四里與淄川相去甚遠地理志淄川治益劇字之誤方輿紀要劇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南三十里史記正義亦疑之而索隱便以為薛嘗割入齊郡畺域不分何以注史

春秋雜說

繁露說苑鹽鐵論尚有諸子之說子夏石讐子石吳起公扈子見說苑子貢閔子公肩子世子見繁露而公穀二傳尤多藝文志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弘之所學蓋此類尉繚子治本云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班史言其不如仲舒審矣

復推上弘

西京雜記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題遺之

習文法吏事

西京雜記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謂字直百金

爲布被

西京雜記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

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嘗語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按貂蟬非內服弘亦不爲侍中益蟬字有誤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矯爲弘嘆曰盜逢惡賓不逢故人鹽鐵論救匱公孫弘布被兒寬練袍

有三歸

晏子雜篇景公謂晏子曰管仲恤勞齊國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韓非難篇管仲謂桓公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說苑尊賢篇管仲曰貧不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則三歸者蔽邑之名善說篇又云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則前

後相戾師古謂娶三姓女乃葸氏論語注非也周策齊非也
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
家以掩桓公此葸氏所本按古者大夫本備娣姪正合
三取女亦何足言又女子嫁曰歸此常語以爲管仲所
取之名更不通

漢常以列侯爲丞相

秦王綰李斯爲丞相皆無封爵蕭何始爲丞相亦未封
侯文帝時申屠嘉以關內侯爲丞相更封此公孫弘不

軀手之藥售也

開東閤以延賢人

西京雜記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然有一董仲舒而擠之不知所謂賢者何物此亦布被之詐也

管子國蓄篇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

式輙復分與弟者數矣

惡者輙去

齊民要術牧羊必須老人心性宛順者起居以時調其宜適卜式云牧民何異于是者惟遠水爲良二日一飲頻飲則傷水而鼻膿緩驅行勿停息春夏早放秋冬晚出春夏氣和所以

宜早秋冬霜露所以宜晚圈不厭近必須與人居相連開窗向圈恐狼害架北墻為㢢為屋即傷熱熱則生疥癬二日一除無使糞穢羊有疥者間別之不別相染汙能合羣致死欲別病法當欄前掘瀆深二尺廣四尺往還皆跳過者無病不能過者入瀆中行過便別之

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

說苑臣術篇秦穆公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而道遠以險牛何以肥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使為上卿

臨菑習弩

齊書高帝紀楊運長領三齊射手七百人引强命中新

唐書杜牧傳今若以靑州弩手五千則臨菑習弩古今所同

都養

何休公羊傳注炊烹者養論衡骨相篇韓太傅爲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辟雍中相辟雍弟子按武帝時無辟雍此文託用古之謬誰富貴者相工指兒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遺相工通刺兒寬結膠漆之契從舍從寬深自附納寬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于骨肉寬至御史大夫州辟承旨召請舉在本朝遂至太傅

縕屬

苞氏論語注負者以器皇侃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帊裹兒負之背也此繈屬卽上繦負者師古妄謂繩索相屬

統楫

羣元臣費作輯是也錢大昕曰楫當作揖虞書輯五瑞史記本作揖秦始皇本紀摶心揖志亦與輯義同小顏既知楫輯集三字相同何又詆費說爲不通且虞書輯字亦不從木

將建大元本瑞

郊祀志所云天授泰元神筴也唐文粹張說開元正歷頌云緯以入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

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返初天人相應合若符節此卽復爲上元甲子按寬言在元封元年其時未更太初歷寬因泰元神筴泛言之耳蘇林注非也

運籌則桑弘羊

全唐文五百十六張彧評云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類鹵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此乎

張湯傳

遂使書獄

父爲長安丞丞主獄凡傳逮出死之事皆令書之非泛

謂律令也

乾沒

此言無所將而沒取利今猶有乾折之稱晉潘岳母誚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與陸沈義相類矣

必舞文巧詆

呂覽離謂篇鄧析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

瘞錢

南齊書趙僧巖栖遲山谷嘗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

挺以照七尺之屍則死者以錢葬古今同俗也唐書王璵傳璵爲祠祭使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皆用之封演見聞記紙錢魏晉以來始有其事法苑珠林云起于殷長史五代舊史周顯德六年世宗慶陵攢土發引之日翰林院設祭楮錢大若盞口餅令雕印字文文之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延寶拔古以瘞而今以焚又不同清異錄葬家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契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號曰券臺朱熹云埋地券處曰券臺上書財若千緡金石萃編晉楊紹買冢地莂文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邱東極闕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爲證太康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對共破莂民有私約如律令錢大昕跋云古人稱分券爲別若今人合同文書校即所謂地券也葢此瘞錢埋

墓四隅傳稱盜發者卽是四隅所瘞原不在冢藏中也宋文鑑呂南公錢鄧州不燒楮鏹頌云請禱禳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弗支是則以不燒楮鏹爲正人也

獨丞相以四時行園

冊府元龜五百八十七唐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嘗遣使往諸陵起居景龍二年三月太常博士唐紹以爲准故事元無此禮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起居之義非陵寢之法但准式二時巡陵庶得義合禮經陵寢安謐通典五十二高宗以每年二時太常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又不備鹵簿威儀有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爲副太常造鹵簿事畢納本司李涪刊

諛云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枯
朽秋則芟薙繁蕪令巡陵公卿皆持小斧即其義也近
代選任稍輕不達舊理將及陵闕則取縣吏持斧擊樹
三發謂之告神

學短長

劉向上戰策云舊號或曰短長鬼谷子權篇智者不用
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唐趙蕤者長短經命名本此

數行丞相事

哀十六年傳沈諸梁兼二事韓非難一當世之行事都
丞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按前世以非眞官爲行事至

晉乃有長兼之稱唐職官志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爲兼又有試有檢校至宋則職事差遣多帶權字權有

亡書三篋

晉書輿服志大駕鹵簿御衣車御書車御藥車並駕牛中道尚書令僕射尚書六人左右分次並駕西京賦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匪爲翫好乃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實儲此則天子行幸載書以隨也

賜塋杜東

一統志張安世墓在咸寧縣南寰宇記在明德門南六

里俗呼張車騎塚

推賢揚善固宜有後

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進賢者福流子孫越絕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前訓固如此而湯之深文導諛毒被天下區區之善足以食其執乎矧彼之推賢揚善即其獻媚工諛以熒惑王心者乎天道若近若遠未可以是定之

杜周傳

三尺法

孟康言以三尺竹簡書之言其大凡耳鹽鐵論詔聖篇

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論衡正說篇周以八寸爲尺則二尺四寸當周之三尺左傳正義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按律令國家所重故長亦二尺四寸也

著爲律疏爲令

唐六典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職官志律十有二章大凡五百條令二十有七篇分爲三十卷第一至第七曰官品職員八祠九戶十選舉十一考課十二宮衛十三軍防十四衣服十五儀制十六鹵簿十七公式十八田十九賦役二十倉庫二十一廄牧二十二關市二十三醫疾二十四獄官二十五營繕二十六喪葬二十七雜令而大凡一千五百四十六條凡格二十四篇式三十三篇按漢宋史職官志禁甲乙之令雖條目不存大約不外乎此

于未然之謂令施于已然之謂敕設于此而使彼至之謂格設于此而使彼效之謂式

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

按百官表杜周以天漢三年爲御史大夫四年卒乃太始二年也巫蠱事在征和二年距杜周死已四年則逐捕非爲巫蠱外戚侯表衛伉以太初元年嗣闌入宮掖爲城旦武五子傳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此兩事也免侯在天漢元年衛青傳青以元封五年薨武紀同伉嗣侯當在元封六年表誤坐誅在征和二年至桑弘羊謀反在昭帝元鳳元年通論之此傳爲謬

兩子夾河爲郡守

史記田仁傳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仁刺舉三河皆下吏誅死王楙野客叢書唐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則二子夾河爲郡守者即延壽延考

迺匿爲隨者也

唐捕亡律諸知情藏匿罪人若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注若赦前藏匿人而罪人不合赦免赦後匿如故不知人有罪容寄之後知而匿者皆坐如律其展轉相使而匿罪人知情者皆坐不知者勿論又名例律即因罪人以致罪而罪人自死者聽減本罪二等疏議謂藏匿罪人之類令

罪人非被刑戮而自死者又聽減罪二等若罪人自首及遇恩原減者亦準罪人原減法按律無匿爲隨之條今依唐律推之桑弘羊係是謀反大逆其子從坐絞雖赦不原而侯史吳匿之即于絞罪上合得減一等罪矣其罪人不在遇赦原減之限則隱匿者不得準此原減又桑遷係捕得伏法非同自死又不得有二等之減則侯史吳之罪準律但減一等廷尉等治此獄竟以赦令除之非也然桑遷究係從坐侯史吳又是因罪人以致罪廷尉縱之合從失出之科而劾以故縱反者又深文矣斷獄律斷罪失于出者各減五等假有失出死罪者減五等合徒一年半失出加役流亦準此合徒一年通

典刑七司刑寺丞徐有功執奏貴鄉縣尉顏餘慶當依律
斷爲支黨處流不合斬罪是俟史吳之比也
或抵其罪法
唐職制律諸上書誤犯宗廟者杖八十誤者杖六十諸
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非切害者徒二年又詐偽律
上書詐不以實者徒二年非密而妄言有密者加一等
但得苑馬多死
唐律疏議廐牧令諸牧畜死耗者每年率一百頭論牧
長牧子笞三十罪止徒三年按此則令丞以下坐之太
僕課其殿最而已

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
愼子德立云立正妻不使羣妾疑立嫡子不使庶孽疑
疑則動兩動兩則爭雜則相傷韓非備內篇以衰美之
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
享百年之壽
蔡邕石經肆高宗之饗國百年與劉向五行傳同則漢
時古今文皆云百年竹書紀年武丁五十九年阰僞古
文出于汲郡古文之後故無逸作五十九年
書稱公毋困我
僞古文作公無困哉王鳴盛曰哉當作我逸周書祭公

解亦云公無困我哉
之觀其所不取
以上四語說苑臣術篇李克對魏文侯語周書及大戴官人篇畧同
張騫李廣傳
飲器
趙策以知伯頭爲飲器呂覽云斷其頭以爲觴則云虎
子者非元僧楊璉眞伽截理宗頂骨爲飲器胡俗固然
立其夫人爲王
史記大宛傳作立其太子爲王徐廣曰一云夫人按四
裔之俗以妻代爲王亦無足異魏書賀傉母臨朝遣使

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是也明世諸王司長官

猶然

至鹽澤

一統志蒲昌海在沙州衛西北境外裴矩西域記云鹽

澤在西州高昌縣東按此乃唐所立裴矩隨人寧知此東南去瓜州一

千三百壁並沙磧之地水地記今西番呼羅布淖爾在

安西府西少北邊外

鑿空

淮南秦族訓鑿一孔而生百隙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

開足以為敗

始築令居以西

方輿紀要令居城在西寧鎮東北晉省入西都縣

眩人

列子湯問周穆王西巡狩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

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

戴震水地記河水所出其地曰崑崙之虛其山曰紫山今西番名枯爾坤譯言崑崙也有三山曰阿克塔沁曰巴爾布哈最西而大曰巴顏哈喇其色紫黑產金銀番語謂黑哈喇謂富巴顏故納斯稱目山東北至西寧府界千四百餘里山海經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爾雅河出崑崙墟亦曰山察其地勢山脈自紫山西連犛石山又南迤西連接恒水所出山今番語呼岡底斯者譯言羣山水根也值西寧府西南五千五百里綿亘二千里皆

古昆崙之墟也犛水出犛石山與河源相去僅三百六十餘里中隔一嶺即巴顏喀喇之嶺犛水亦呼犛牛河

譯之轉爲麗水

今名金沙江

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

隋書樂志大業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啟明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于天津橋陳百戲海內奇伎無不總萃崇侈器玩盛設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費鉅萬關西以安德王雄主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弦擫管以上一萬八千人大

列炬火光燭天地

酒池肉林

隋書裴矩傳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嘆謂中國爲神仙按武帝侈心效之者乃一隋煬帝耳

徙其城下水以穴其城

瀉水使涸就其空爲地穴攻城也墨子備穴篇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城御覽二百四十五引漢書曰李廣利征大宛軍中無水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

侵牟之

楚策下牟百姓亦作恈荀子榮辱篇恈恈然惟利之見

集韻夆取也大也此則侵取之義解爲蠡賊迂謬

司馬遷傳

中軍隨會犇魏

文七年犇秦誤云犇魏又其時未爲中軍

蒯聵

淮南主術訓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聵不使應敵

如湻云在刺客傳非也

而少梁更名夏陽

秦本紀惠王十一年更名少梁曰夏陽張儀傳說魏王

入上郡少梁以謝秦上句云事武安君白起則已述昭

王時事著此語殊乖次第

葬于華池

水經注華池方三百六十五步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司馬遷碑文云高門華池在茲夏陽夏陽今同州府韓城縣

太史公

按如湻所稱亦見西京雜記然下文云遷爲太史令報任少卿書云嘗厠下大夫之列則漢本無太史公官若云宣帝時罷則遷爲令時爲公者又何人也此云太史公者自是遷尊其父之稱而吳仁傑以爲如楚制縣令稱公不通之極安有爲漢官追楚法都官而名同縣公

哉他處遷亦自謂太史公者則如韋昭所云出其外孫

楊惲所述耳

去健羨

荀子哀公篇孔子曰無取健注健羨之人說苑尊賢篇

健者必欲兼不可以爲法也

欲與天地長久

列子楊朱篇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也道家

之語如此何嘗能與天地長久

逆之者亡

抱朴子登涉篇周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

不可廢然則此書亦陰陽家託爲周公者耳

當年不能究其禮

晏子外篇言孔子之教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然此非晏子言也墨家以扳晏子而司馬談謬

論儒道

採椽不斲

玉篇採櫟也釋木梂樸心注櫟梂別名李時珍曰櫟有二種一種叢生小者名枹見爾雅一高者名大葉櫟樹葉俱似栗長大粗厚冬月凋落其木理粗不及橡木即柞木所謂樗櫟之材者指此師古以棌爲柞非也

糲粱之食

張晏云一斛粟為糲米七升非也九章術粟米法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米益精則數亦漸減至御米得二升一合也夏侯陽算經云粟五斗為糲米三斗三十乘之五十而一其法亦同則一斛粟只得糲米六斗也

若夫控名責實

鄧析子無厚篇循名責實君之事也

聖人不巧時變自守

史記作朽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按今

本鬼谷子無之

謂之欵

釋器欵足者謂之鬲封禪書其空足曰鬲索隱云欵者

空也亦同窾養生主道大窾音義云空也

遷生龍門

元和志龍門關在絳州龍門縣西北二十二里黃河北

去縣二十五里即龍門口也師古注云秦州者是泰州之誤元和志云武德二年

龍門縣屬泰州貞觀十七年廢泰州縣隸絳州

阨困鄱薛彭城

一統志蕃縣故城今兖州府滕縣治

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按公羊春秋爲董生所習合本經與師說故文有數萬又其條例舛雜猥瑣如三科九旨五始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目故云其指數千繁露十指篇春秋大畧要有十指則又約而言之

差以毫釐謬以千里

禮記經解大戴禮察篇皆引此爲易按易緯通卦驗有此語則緯襲之也文選注六十引作乾鑿度

不可以不知春秋

說苑建本篇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又繁

露俞序篇衞子夏言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

薄從上上雍

戾太子事在征和二年七月按武帝紀三年正月行幸雍任安以授太子節懷貳心要斬而猶須繫至冬盡則漢法之異于後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

以上四語亦見說苑說叢葢古語也

禍莫憯于欲利

韓非解老篇苦痛雜于腸胃之閒則傷人也憯憯則退

而自咎也生于欲利故曰咎莫憯于欲利

悲莫痛于傷心

管子侈靡篇傷心者不可以致功

下大夫之列

百官志太史令六百石宣帝黃龍元年詔曰吏六百石

位大夫有罪先請臣瓚以太史令爲千石非也

虧形

呂不韋傳嫪毐詐論腐拔其鬚眉爲宦者則論腐刑皆

去鬚眉故云虧形韓非十過豎刀自獖注獖虧勢也

戴盆何以望天

焦氏易林賁卦戴盆望天下不見星辰

俱居門下

公羊疏漢注謂司馬遷曰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按李陵侍中則遷亦嘗以太史令侍中也唐六典注云初秦漢置侍中曹無臺省之名自晉始有門下省按此云門下則其名實始于此

張空弮

字當爲絭廣韻絭弦也集韻弮弮或從弓爲弮說文絭攘背繩也又弩弓有臂者按說文臂繩上似脫一弩字張晏注李陵傳云連弩三十絭共一臂則絭乃扣弩臂

之繩宋神臂弩之名亦取于此宋兵志熙寧元年入內副都知張若水進所造神臂弓以檿爲身檀爲弰鐵爲鐙子槍頭銅爲馬面牙登麻繩札絲爲絃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三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笴

絕甘分少

後書楊震傳注孝經援神契曰母之于子推燥居濕絕少分甘也文選注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

葺以蠶室

葺文選作佴墨翟辨經云佴自作也說文佴佽也佽便刑也一曰遞也鄭箋謂相次比方言恣比代也恣爲佽此當爲更代義作葺非也說文手部搑推擣也廣韻輯推

也或作𦕈乃𦕈之脫半師古所以解爲推也然兩字義皆未當竊謂佴乃刵之誤書正義云夏侯等書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則今文尚書以宮當刵作刵字始與論腐刑合

削木爲吏

御覽六百四十二論衡曰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刑鑿地爲埳臥木囚其中罪正者木囚不動竊侵奪者木囚動出此亦其類也

定計于鮮也

昭五年傳葬鮮者杜預云不以壽終爲鮮列子湯問輒

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第此言定計自裁不强復轉作鮮明

所謂强顏耳

列女辨通傳此天下强顏女子也

勇怯勢也强弱形也

見孫子兵勢篇

怯夫慕義

新序八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齊崔

杼弒莊公陳不占聞君難將赴之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鬬之聲恐駭而死

函冀士

按當聯上活字爲讀詩頌云實函斯活箋云倉生是此義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劉知幾史通云呂氏廣招辨士購以千金則宣布八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若欲引以自喻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乎盍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按左丘失

明之語事無所出亦是疑誤後人

實錄

唐會要房玄齡等修高祖實錄許敬宗等修太宗實錄

其名取于此

武五子傳

意多所惡

韓非備內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

弗知則亂多貧武帝末年聖賢之名不立神仙之望久

虛雄心已盡暮氣方深故感于此

陽石諸邑公主

諸縣屬瑯琊公主所封縣稱邑不書邑者史省文

且上疾在甘泉

御覽三百六十七　三輔故事曰衛太子嶽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鼻嶽向以紙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還

家史

西京雜記皇太子官稱家臣動作稱從

三老茂

師古以傳不言其姓謂荀悅紀令狐茂之妄按班氏偶

失記續志劉昭引上黨記魏收地形志水經注皆載令狐徵君墓豈可誣者（今漢紀刊本脫令狐茂三字）

父子不和

說苑敬愼篇父子不和其世破亡

李壽爲邦侯

張富昌爲題侯荀悅紀作抱侯蹋踶侯蓋始封之名緣其事所由後乃攷食邑之號耳

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

水經注昆明故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長安志漢博望苑在長安縣北五里顧炎武曰下云後八歲尊戾夫人

曰戾后置園奉邑此戾園之目預見于八年之前此兩收而未貫通也寰宇記戾園本秦白亭在金城坊傅望苑在金城坊戾園東南本長安社門外大道通

廣明成鄉爲悼園

水經注昆明故渠東逕奉明縣廣成鄉之廣明苑南戴校廣明作廉明非史皇孫及王夫人葬于郭北宣帝遷苑南爲悼園在東都門寰宇記訛爲鳳鳴園一統志戾后園史皇孫悼園並在長安縣北長安志皇城西第一街次南休祥坊內有漢奉明園園北漢奉明縣

北州以妥

三王世家作綏孟康說是也釋詁綏安也玉篇妥尙書

爲古文綏晏子問篇下之妥妥也亦爲綏綏之借

非教士

管子小匡篇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于天下呂覽簡選篇齊桓公教卒萬人以爲兵八百

下其使獄

褚先生世家云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于是使即斬其使者于闕下

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

一統志良鄉故城在順天府房山縣東淸類天文分野

之書房山縣本良鄉之昌黎里安次故城在東安縣西北四十里文安故城在今文安縣東寰宇記在今縣東三十里

將軍都郎羽林

此漢世教練禁衛之制至宋始詳宋史兵制禁軍月奉五百以上皆日習武技元豐二年詔殿前步軍司兵各置都教頭掌隸教習之事其將校轉補于御前試武藝遷擢凡軍頭十將節級轉補謂之排連有司按籍閱試如列校轉員法弓射六斗弩彍一石七斗槍刀手稍練並取之容齋隨筆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

乘輿臨軒曰推垛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者以正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鈐轄小者得州郡監當酉者于軍職內陞補謂之轉員惟推垛之日以疾不趁赴者爲害甚重按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當備宿衛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牢城指揮使蓋舊法也按漢光祿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與宋御前不赴推垛沙汰者其制同也

使人祠葭水台水

二水俱在燕境列葭水在廣平南和石云葭水又雁門郡陰館治水本㶟水今名黃水河在朔州東南去燕彌遠召水蓋嘔夷也方輿紀要唐河在保定府唐縣西三十里古嘔夷水也葭水蓋濡水之別名亦聲同北易水也源出易州北窮獨山

覺其有詐

前云上疏此敘事法昭帝覺知是書非旦所上故云有詐與帝紀霍光本無參錯師古妄說非也

老虜曹

索隱虜奴隸也說苑反質篇始皇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

髮紛紛兮寘渠

寘當作窴說文窴塞也从穴眞聲集韻或从土爲塡閣本寘音徒一反誤汪本作徒千反

會天子使使者

三王世家燕王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諭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于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體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王可自謹無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于是燕王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其後復與上官

桀等謀反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悔行惡不變于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按此書略于前而詳于後彼則前有諭指而後無璽書正可互觀故錄之

頭如蓬葆

墨子公孟篇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冠葆謂總髮集韻葆椊上苗也說文草盛貌不言叢生禹貢僞孔傳包叢生釋木竹箭曰苞又云抱遒木郭皆謂叢生集韻木叢生曰枹通作苞師古移之于葆又云草叢生皆謬

兄終弟及

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注父死子繼曰世兄死弟繼曰及

毋桐好逸

史記作侗張晏音同則此亦作侗論語集解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宜謹愿皇侃云籠侗未成器之人與此毋桐好逸義合凡諸鄙別字皆非班書本文

空手搏熊彘猛獸

西京雜記胥于別囿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後爲獸所傷陷腦而死按未有誤或當作幾死

使禱巫山

越絕記云巫山者越魑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山陰縣十三里許又吳地記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所出奇怪按所禱在吳在越俱未可知師古指爲南郡之巫山何由泝江數千里而祈禱乎

辭連及胥有詔勿治

三王世家胥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其發兵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不忍致法下詔無治廣陵王

奏奪王射陂草田

一統志射陽湖在淮安府阜寗縣城北與鹽城寶應分界周三百里卽古射陂也

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

馬永卿嬾眞子揚州天長道中地名甘泉有大古冢如山耒到三十里巳見之土人呼爲琉璃王冢也按廣陵王胥賜謚曰厲後人誤以劉厲爲琉璃爾旁有居民數十家地名甘泉恐胥僭擬云

衣車

輜軿也毛傳帷裳婦人之車也正義大夫之車五乘有蓋無帷裳

嗌痛

方言㿄嗌噎也郭云皆謂咽痛

昌邑帳

周禮之次也鄭云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卽宮侍事之處

國除爲山陽郡

山陽郡治昌邑方輿紀要昌邑城在兖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白犬無頭

五行志云無尾爲絕嗣之徵此誤列女傳莊姪曰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故以爲絕嗣之徵

人事浹王道備

說苑至公篇夫子修春秋人事浹王道備上通于天而麟至

血者陰憂象也

大戴少閒篇說者猶說盧辨云血憂色也王安石易泛論云此血者夫不來也

執金吾嚴延年

百官表地節三年執金吾延年此別一嚴延年非酷吏傳之嚴延年也彼傳延年于神爵中始爲太守去地節三年已五六歲而王應麟引程迴語嚴延年劾奏霍光

擅廢立而其女為昌邑王賀漢風俗厚不以為嫌此宋
人弄聰明語不自知其妄也

海昏侯

水經注繚水東北逕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
口漢昌邑王封海昏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
為

有鼻

輿地廣記道州營道縣虞時鼻國之地有象祠唐元和
中刺史薛伯高毀之柳宗元作斥鼻亭神記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浙江官書局刊

宋元照校

許碩儒校

吳鴻望校